

第一日

1.

自新山一國際機場出境，在大廳找到手拿寫上我們名字的手寫板的當地司機。白色的字卡上頭，除了名字外，還寫了大大的「Welcome to Vietnam」。

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扛上車，請我們先入座。我依司機的指示坐在副駕駛座，黛西則坐在後座。我猶豫要用什麼語言跟司機交談，但最後還是選擇當個普通的觀光客，跟他說起英語。司機問起我來幾天，有什麼規劃。我只簡單的回應，大約一週，或是兩三週，很自由，也沒有一定的行程。司機則是盡責地介紹胡志明市當地的旅遊資訊，要逛哪些市場、參訪那些教堂，吃哪些食物，或是一定要體驗在湄公河上舢板船。

他說得熱切，讓我不好意思打斷。但我真正擔憂的，是司機滔滔不絕的介紹，也許會引起黛西的不悅。我恍惚地聽著司機說話，一面從車後視鏡觀察黛西的表情。她戴著大大的Gucci墨鏡，加上頭上的蕾絲草帽，遮住大半的臉。她一語不發，慵懶地坐在後座。她扁嘴的樣子像極了艾莉絲，也許是在生悶氣，不過倒不是因為司機充斥著整個車內的聲音的緣故。她的表情更像是一種無奈，確切來說是心不在焉。因此我也任由司機繼續說，並客套地應付著。

畢竟，若是沒有這些聲音，我與黛西兩人之間的沉默，毋寧更令人尷尬。飛機上十幾個小時的旅程，我們就是這樣度過的。無言的狀態耗弱了我的心靈，像是把一個人軟禁，不需要任何的嚴刑拷打便可以令人崩潰。這份沉默是黛西刻意給我的刑罰。尷尬的是，父女之間無話可談的情況早已經持續了一段日子。儘管我曾上匿名論壇尋求幫助，不過大部分的回答，都是認為這樣的情況發生在十五、十六歲的青少年實屬正常。有些人則認為我大驚小怪，畢竟我們還是有簡單對話，只是無法深談，何況這情形不過幾個月而已。

「父母親的過度緊張，急著想要入侵兒女正在建立的私我領域，正是造成關係破裂的主因。就像窺探兒女的房間，翻閱他們的日記，只會失去他們的信任。讓他們保留秘密，這是自我的建立，面對世界同時保有獨立人格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地方。要有耐心等待他們走出自己的房間。」

我咀嚼著網友分享的這段話，心想自己果真上了年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竟然走到了需要看《親子天下》一類的網站的文章尋求解方的境地。過去在我與父母親之間上演的戲碼，現在正重現在我身上。

前陣子家中發生一點事，除了導致我與黛西之間的緊張外，也造成我與妻子艾莉絲之間的口角。說真的我並不希望事情這樣發展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多一點時間思考，溝通彼此的歧見。不過艾莉絲與黛西之間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，將想當和事佬的我襲捲進去。不僅雙方最後的怒火全都燒到我身上，艾莉絲對我更是不諒解。

「你總是這樣，想當好好先生，以為一切可以粉飾太平，一切可以按造你的方式去走。你只想置身事外，做你的研究，讀你的書，卻不管我到底在意什麼。」

那晚，艾莉絲說完這句話，便將我鎖在房門外面，拒絕我的門，從一道變成了兩道。黛西與艾莉絲，這對衝突的母女，最後卻如此默契地各自把我排除在外。我面對兩道閉鎖的門，在客廳沙發睡了一晚，隔日起床腰痠背痛。我試著擺出可憐的懺悔神情，再度被她們共同以冷眼回應。於是，為了讓彼此冷靜，我摸摸鼻子出門，整個白天在紐約街頭閒蕩。原本想找間星巴克工作，沒想到出門時沒帶電源線，喝完一杯拿鐵之後，年老的MacBook Air迅速地消耗完所剩無幾的電源。我嘆了口氣，滑滑手機，慶幸著去年買的iPhone 11電池還算耐用，行動電源也帶在身上。食不知味地喝完咖啡，在街頭亂晃了一陣後。想想背包裡一本書都沒有，於是走進連鎖二手書店Housing Works Bookstore，才稍微掃看書架，便看見了口袋書版本的《麥田捕手》。我馬上掏出零錢買下，企圖從中抓住什麼。

走出店門，我一面翻書，一面緩步行走。這本我許久沒重讀的書，才讀到第一句「If you really want to hear about it」，就感到深深衝擊，幾乎讓我重心不穩。第一次接觸這本書時，我年紀與敘事者差不多，跟父親時常衝突，亦有衝撞體制的一腔熱血。不過回想起來，當年所說的叛逆，不過是沒讀法律或商科，而跑去讀父親反對的政治系。況且後來成為政治學的教授，算是徹底的嵌入體制內了。回想起來，擔任教職的十五年來，我又真的攔下了哪個差點墜落的孩子呢？他們茫然地來，帶著更多的疑惑離開。

譬如，去年台灣發生學運時，看著自己的學生在立法院內與凱道上，我心裡竟是為難的。情感方面我支持著他們，跟著激動、憤怒、感動，同時我又深怕他們受到暴力對待，亦隱隱懷疑著一切的後果，擔憂他們因為相信而獻身的行動，會在將來感到破滅。我對於他們的手段，或是他們的思想感到猶疑，擔憂是否會往危險的方向走去。最後我幾乎什麼也做，只是天天刷著臉書，徹夜難眠。

我沒有告訴學生，當年，我也參與過野百合學運。我對抗過，吶喊過，對著政府、對著權威、對著世界怒吼過、批判過、努力地以模糊的概念思考過。重要的是，我希望過。我也在這場運動，認識了小我三歲的艾莉絲。我並不是後悔，而是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。雖然出國唸書是早有的規劃，但我必須承認，親自參經歷過特別的歷史時刻，加上九零年代初期的各種思潮與言論洗禮，對於出國深造，是抱持希望台灣社會越來越好的願景的。可是一晃眼二十多年過去，看見歷史彷彿重演，讓我不禁感到困惑，猶如過去我們所信仰的進步，不過是原地踏步。

總之，這些日子彷彿是昨天的事，後來的發展我亦無從置喙。意思是，在教育體系也好，在社會條件也罷，我屬於相對幸運的世代。對於這世代年輕人的抗爭，想要以過來人的身份自居而給予指導，無論如何都充滿矯情。矯情的原因在於，面對在眼前發生的一切，我其實沒有任何一個發自內心、自然而然的情感可以面對。全都是思考過，判斷情勢後適當表達的情感。我想起法文的冷漠一詞「indifférence」，拆解詞根，是「無-差別」。現在的我，並沒有年輕時期望的，隨著時光而打磨更透徹的雙眼。我的分析與判斷，我的理性與經驗，換取到的，是將眼前所見都磨平的視野。

在美國攻讀碩、博士學位的那近十年的時光，在台灣取得教職一路努力升等成教授的十五年。我達到了目標，丟失的卻是熾熱的實在感。艾莉絲的控訴沒錯，我自詡的冷靜分析不過是種麻木與距離感。可恥的是，若是開口抱怨，或是展現出任何的懊悔，呈現出來的，也僅僅是既得利益的臨老男人的醜陋姿態。

於是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，我唯一能扮演的，就是當一個開明的、不被學生討厭的教授。至於是否有年輕的生命自懸崖邊落下，我無法知曉。因為我並不在邊緣，在體制核心、在社會核心的我離邊緣太遠了。悖論：我是邊緣的邊緣，或以外。

然而這是我另一次的誤判。邊緣從來不在遠方，而在最近之處。在你生命的界線。你的生活越狹窄，生命的懸崖峭壁就越容易進逼。

依造我原來的想法，活到這個歲數，等待著就只剩看著女兒上大學、離家、出社會。而屆時我即將退休，可以帶著艾莉絲遊山玩水，或者找個安靜的鄉間，她可以學習各種才藝，而我靜靜讀書，撰寫一直想寫而未寫的家族史研究。

我不是天真樂觀之人，這點光看我的保單就知道：壽險、醫療險、意外險、房屋險。基本上能顧及的部分，我都已經在能力範圍內設好防護。我只是沒有料到，生活的第一道裂縫，會出現在黛西這端。

情感的災難原來無險可保，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的末日荒景。猶如一場地震、海嘯、颱風、森林大火，猶如饑荒與瘟疫，猶如摧毀一切的戰爭。

當時的黛西剛升上國三，沒有參與這場學運，但她的生命襲卻默默捲進了另一場風暴。我與艾莉絲卻沒有提早察覺。其實事情總是會透露出端倪。在她學業退步的時候，在輔導老師提醒我們要多關心的時候，在她食欲不振的時候，在她從欲言又止漸漸變得安靜無雨的時候。我們以為這是學業的壓力造成的，觀察一陣子之後，我與艾莉絲終於疑心是戀愛的緣故。我們自詡是開明的父母，又在國外生活過，在我的勸說下，讓最初感到不安的艾莉絲也接受我的作法，採取開放的態度

面對黛西的戀愛煩惱。我與艾莉絲以為青春像是一場熱病，高燒過去就會好。我們卻沒想到，因為我們皆不曾在這個年紀碰上這樣的戀愛煩惱，從而小看了它。有些人就是會遇上，或被召喚，就像有些人有特殊的才能或天份，他們感受到的世界與我們不同。偏偏黛西就是擁有如此早熟的愛戀靈魂。到了我們需要出面處理的地步時，黛西內心的焰火，早已焚毀週遭的一切。

我事後回想，當我微笑且冷靜地對黛西說，「只要妳願意，隨時可以找爸聊」的時候，我是真的想聽嗎？我真的「什麼都能接受」嗎？我能夠接著那在我面前墜落的、一碰就碎的心嗎？還是，在黛西眼中，我是否只是一位假裝開明，卻無法設身處地去同理的虛偽大人？其實這問題，從黛西對我的態度就知道了：我已經徹底被拒絕了。

那天，我沿著第五大道，一面邊散步一邊翻著書，感覺有點奇異。紐約身邊的人無論老少，無論膚色，在路上、咖啡廳或地鐵上，多半是滑著手機。我隱約覺得這個世界平板的不可思議，而且早就完成了。我彷彿是一群夢遊者當中的唯一清醒者，諷刺的是，在這裡每個人都有方向可循，大多有地方所屬。

唯獨我。

想想這也許是中年危機尚未完全過去的個人感傷，總之我一路直行，走到了中央公園。我想親眼看看鴨子在湖水上的模樣，即便是夏季。這樣，我就能轉述給黛西聽。我想告訴她，其實妳並不寂寞。我想回頭告訴黛西，如果妳真的想聽，我有些故事可以說。真的，黛西，請聽我說。我願意接納妳身上發生的所有事情，願意陪伴妳，保護妳。如果可以，在妳願意的時候，聽聽這個故事。這故事在更久之前發生的，卻攸關妳我。

我沉湎於內心敘事的氣氛，朝湖的方向走去，藉由感官的刺激，讓那片翠綠的湖水，轉換成推動命運的江水。故事的起點就快了，只要找到開頭的第一句話，我就能連接起話語，在故事中重新聯繫起我與黛西。

但這並沒有發生。

或許不該找藉口，不過那時確實這麼想。我的手機在這時響起，艾莉絲來電了。我接起電話，正打算要告訴她我一整天以來的反省，不料她完全沒興趣聽。

「介行，聽好。我現在沒有心思聽你解釋。你知道我現在狀況有多危險。」

「好。我知道，這點我們討論過，我記得。」

「這樣就好。這一點很重要，不然一切就毀了。總之，你知道無論如何，我是相信你的。我把黛西交給你照顧，我知道這對你們來說都很困難。可是我到極限了。我跟黛西在傷害彼此，暫時分開才是最好的辦法。」

「放心，黛西畢竟是我們的女兒。」

「我不是在推卸責任。我希望你也別當作這是在彌補過去。」

「這樣心態只會造成更糟糕的結果，對吧。我已經決定好要怎麼做了，今天一整天我想了許多。交給我，我會把她帶回來。」

同時，我在心裡說：「也會把妳接回來。」

「我訂了機票，明天啟程。我叫了車，你不用陪我到機場。不要過來。我回到台灣會好好打理生活，歸零。我會先去找陳醫師一趟，讓他評估我的狀況。總之，我會照顧好自己，我需要你相信我。」

「我相信妳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我們在電話的兩端傾聽彼此的呼吸。這場危機讓我們暫時分離，卻讓我們找回了最珍貴的共感。我與她休戚與共。

過了一分鐘左右，我聽到她忍住哭泣的哽咽聲，但仍然保持冷靜地問我：「那你跟黛西呢？要續租嗎？還是你打算帶她去哪裡？」

「越南。胡志明市。或許還有其他地方。不過暫時只想到這裡。」

艾莉絲沉吟了半晌，回答：「我想我懂你意思了。這樣好」

就這樣，在艾莉絲獨自回去台灣後，我與黛西也離開了紐約，來到了越南。

2.

計程車直奔位於胡志明市第三區的五星級飯店。黛西頭也不回的下車，直奔櫃檯。

我正從皮夾掏出並點收不熟悉的越南盾，一萬、兩萬、十萬、二十萬，如此大的數字令我一下忘了心內的換算機制，而慌了手腳。擔心黛西落單，只好相信司機報的價錢，遞上車資，不必找錢，且多塞了一萬越南盾。來不及對司機的道謝回禮，便氣喘呼呼地拉著兩個行李箱，冒失地快步走向黛西身旁，將護照、訂房證明的資料交給接待人員。他們彬彬有禮地將行李放上推車，一名高挺、輪廓好看的越南男子帶我們坐電梯上樓。

聽房務人員說明完畢後，黛西拉上窗簾，踢掉鞋子，摘下墨鏡，以跳水般的姿勢撲向床，半個人陷進了枕頭與棉被裡。即使仍是鬧著脾氣，但不難看出來，經過家庭密室般的相處壓力，以及長途飛機的疲憊，進來旅館的房間，還是感到相當開心。黛西將臉埋進枕頭，直到呼吸感到緊迫，才翻了身，將四肢伸展成大字型。她閉著眼，身體完全放鬆，像是漂浮在水上。

突然，在這毫無防備的姿態裡，我看見熟悉的黛西。我以為，經過了這件事，我們已經失去了她。那個天真的、歡笑的、愛講話的小黛西已經不復返。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像是被抽去了靈魂，像是被偷換了一個女兒。此刻，繞了大半個地球，繞過台灣，在越南的旅館裡，世界之大，但總算找到一個機會，有個私密的時空，我與黛西可以坦然地面對彼此。我回想事件過後，無論在台北的家中，或是紐約的住所，黛西在我們面前都是武裝起來的。如果我與艾莉絲為此感到疲憊，那麼黛西承受的壓力，必然比我們更多。

令我心痛的是，在厚窗簾阻隔起南方烈日的昏暗旅館房間裡，黛西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更小，頂多十二、三歲。我誤以為，黛西身上發生不應該在這年紀經驗的事，在她身心所造成的影響，是劇烈如撕裂般的成長、耗損，是過度早熟與衰老的病徵。我們一直試圖讓她朝這方面適應。某方面來說，這樣的判斷不無道理。可是這無法解釋她此刻卸下心防真正的模樣：她身上的少女感，不僅沒有被摧毀，甚至不尋常地完全保留了下來。

或許，我們根本不該強迫黛西往前行。我們期望她採取成熟的姿態來看待年少輕狂，毋寧是預先抹煞了她的情感，否定了她的主體性。為了黛西的未來，我們要她忘記。

我隱約相信，黛西現在不經意顯現出的少女形象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。

我打開筆電整理筆記，規劃接下來的行程，以及想要探訪的地點。這工作長久以來佔據在我心中，前前後後大約進行了二十年。老實說，憑藉少許的線索，不甚可靠的二手、三手的回憶，過程充滿了挫折感。這若是學院裡的研究，我早就放棄了。因為這工作實際上是沒有終點的。到後來，工作的最大意義，是為它尋求終結的時刻，儘管這時刻也許永遠不會到來。

這回似乎有點不一樣。除了是意外的安排，也因為這回我不是一個人。過去，每當我來到越南，一個人的時候固然是獨處，但帶著艾莉絲與黛西來的時候，我也往往保留著一份心思，獨自沉溺在這段故事。如今，我準備好分享了。這個反覆無數次的支離破碎的故事，從上一代傳來，而上一代，又是從上上一代傳來的。故事經過了每一次的轉手，不但沒有說完，反倒滋生更多。可辨的線索隨著時日模糊，衍生出的枝蔓卻更多。然而，也許這個故事遲遲無法終結，乃是因為每一個原本敘事者，最後不但無法在故事裡從中而退，反而或多或少牽連進了故事裡，成了故事的一部分。

因為黛西，我預感故事的終結即將到來。同時，我有個相反的感悟：故事終於可以開始述說了。

睡了大約一個小時，黛西醒了。她深深嘆了一口氣，睜開眼睛，直盯著天花板，像是有時我們會醒在一個末異的感受裡，必須花上一點時間才能與現實接上線，理解到自己身處何方。

黛西是個敏感的孩子，她似乎察覺到這一小段時間裡我的改變。她看著我，主動開口說話：

「爸。我睡了多久？」

「一個小時吧？妳在飛機上都在看電影，現在有時差是自然的。肚子會不會餓？」

「會。餓爆了。但很奇怪，我有點頭暈想吐。」

「有時差吧。不過越南菜很開胃，我想妳會喜歡的。」

「我喜歡牛肉河粉，還有法國麵包。我在紐約時常吃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以為是在台灣喜歡上的。之前帶妳來越南時還太小。」

「也有關係。剛到紐約，很想家的時候，中國城的中華料理我吃不習慣，反而是越南菜合我胃口。」

我笑了一下才回答：「某方面來說，妳是對的。就像媽媽在法國留學那幾年，都去Opéra區的日本拉麵店解鄉愁。」

黛西眼睛亮了，像是有了共鳴。雖然這還不是笑容，亦不是任何表情。她的臉還有些僵硬，但是眼神已經對我有回應。我試著再勾起一點回憶：

「妳記得在阿公阿嬤家住的時候，阿嬤也會做越南菜嗎？」

「記得啊，最記得了。阿公喜歡吃，就覺得我也會喜歡。每次去都會要阿嬤做河粉。當時覺得太酸、太辣，又不好夾。每次夾起河粉，就從筷子當中滑下去，我都急哭了。」

「我倒是從小就很會用筷子。」

黛西翻了個白眼，說：「反正我就把湯喝一喝，剩下碗底的河粉就很簡單扒進嘴裡。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吃。」

我再度笑了。我們之間的氣氛緩和了些。黛西笑起來露出的白色門齒，在昏暗的室內，有著打開珠寶盒會見到的珍珠光澤。雖然這寶盒一下就關上了。她的臉上表情像是大晴天裡突然遮蔽陽光的烏雲。我告訴自己要有耐心，烏雲總會散了。即便如此，我們之間已經跨出一步了。

黛西凝視著我，我也凝視著她。不該說話的時候就不要說，世間有太多的情感落在開口與閉口之間的縫隙，我學會待在那裡。我等待欲言又止，我安於欲說還休。

情況比我想像的好。黛西說話了，即使僅僅是清楚明白告訴了我，她不想說的部分。

「爸，我們這幾天能夠暫時不提那件事嗎？」

「當然。不過，我倒是想問妳，我去美國找妳跟媽媽時，我有主動提過那件事嗎？」

「沒有是沒有，但你一副很想處理的樣子。」

「不是我。」

「我知道是媽媽的主意。但不是這個意思。你覺得最終需要你來解決，你來了以後，都在等著我們把事情交給你。你在等我們都束手無策的那一刻才站出來。」

「我是在判斷整個狀況該如何處理。」

「我不喜歡。你讓我感覺這不甘你的事。好。不想管也無所謂，我不會怪爸爸。可是我最不爽的，在於你還是想擺出一個好爸爸的態度，覺得最後要聽你的。」

若是以前，我可能會辯解。可是我住嘴了。

「總之我答應妳。這是我們的約定，我們的契約。」

「絕口不提？」

「絕口不提。」

黛西看著我嚴肅的臉，自己差點笑了出來。笑顏從她臉上一閃而過，隨即回到落寞的神情中。她的心思又隱蔽了。

「那麼走吧。妳需要準備什麼嗎？」

她搖頭。

我檢查錢包、護照、手機後，帶上房卡，與黛西一起走出房門。

當門關上，自動上鎖時，我心中震了一下，隨即安心。這次黛西總算與我一起走出緊閉的房門了。

我挑了附近一間觀光客取向的越南餐廳，徒步過去大約十分鐘。

黛西看見餐廳室內鮮豔彩繪，心情似乎也跟著輕快起來。我們在幾乎滿座的餐廳角落找到兩人的位置。

黛西把太陽眼鏡掛在頭頂，讀起了菜單。

「Très sympa (挺好的)。」在周圍的人聲與音樂聲中，她幾乎不可聞的說了這句法文單詞。

我環視了一圈，與入門前的印象相同，這間店的客人都是觀光客裝束，西方人面孔又比亞洲人面孔多。英語系的佔了不少，也聽見一些法語腔調。

我留意黛西臉上的神情，並沒有太多的變化。

經過的女服務生看我們還沒決定，用英文提醒我們可以掃描菜單上的QR code，說上頭有中文。我禮貌地用英文道謝，再用越南文說了一句：「cám ơn chị」。

我與黛西交換了一下意見。點了平常比較少嚐的菜色，一份雞肉生春捲、一份豬排碎米飯，考慮了一下，還是點了一份炸春捲。

等待上菜的過程中，黛西問我：

「爸，你越南文好不好？」

「還可以。不過我是很久以前學的，後來大部分是自學。我跟越南人真正會話的機會少了一點。閱讀方面比較好，看一些資料的時候很有用。」

黛西想了一下，繼續問：

「越南人會說法文嗎？」

我猶豫了一下，用極短的時間確認黛西的表情後回答：

「基本上已經不會了，尤其年輕的一輩，除非是觀光場所，不然通常不太會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

「但是還是滿多的字詞有法文的痕跡。譬如妳看，菜單的蝦子，cà-vạt就是法文cravate。不過中文的痕跡也很多喔。基本上，語言有許多猶如考古地層的存在。」

「你要準備講課啦？」

我聽見黛西開我玩笑，感到害羞又驚喜。

「倒不是，只是覺得有趣就講一下。妳應該知道，台灣被日本殖民過，現在也只有老一輩的通日語。而且當時也不是全部人都會。雖然現在台灣普遍對日本文化親近，也有不少人學日文，但是這不一樣。我的意思是，殖民政府用教育、或官方的方式留下的影響，就是到老一輩的身上為止。」

「像外公還會日文。」

「對。」

我很想接著說，其實不只這樣。如果只是殖民政府離開，會說日語的台灣人，台灣人身上留存的日本文化或是精神，甚至是認同，不會以這種方式斷裂。這份斷裂乃是來自於一種抹滅記憶，使人喋聲的殘酷力量。

教書的這幾年，我確實感受到解嚴後的世代差異。艾莉絲所主導的家庭教育，乃至於每回選舉她在家中有意與無意的政治表態時，總會帶到歷史層面，黛西對於台灣史不會陌生。我猶豫的並不是黛西這年紀需要知道多少，而是感受的問題。知道是一回事，但切身地感受是另一回事。

黛西此刻正在思考，也許恍恍惚惚地，連問題的中心都還不確定。可是看在我眼裡，這卻是一個契機。畢竟，這回的旅行，我有個記憶的問題需要探尋，需要在大量的遺忘中去挖掘出碎片。我們碰到了表層，這至關重要。

我試著旁敲側擊，以自己的生命經歷去輕輕碰撞。

「對了，你知道我第一次到外公家拜訪時，我不會講台語。導致於媽媽跟外婆在廚房做菜的時候，我跟外公在客廳非常尷尬。當時，電視上剛好播放的是日俄戰爭的紀錄片，我們兩個就這樣看著。」

「看著？不說話嗎？」

「一開始可能為了化解尷尬，可是我們就被畫面與聲音吸引了。或者說，被某種時代感吸引。我那時想，日俄戰爭的時候，外公的父親、祖父那一代，還是日本人。他們是被殖民的第一代。同一個時代，我的阿公，也就是妳的阿祖，是在越南經商的華人。但是，現在我們在同一個客廳，我跟他的女兒交往，甚至已經打算在出國唸書之前先結婚。」

「所以你就這樣情不自禁跟外公提出婚約了嗎？」

「哪有這麼隨便的。」我笑了出來，繼續說：「可是看著戰爭的檔案，這場日本堆著屍體所拿下的勝利，我們兩個似乎都受到衝擊。我與外公當然都不是第一次知曉日俄戰爭的史實，但是對於陌生的、將來很可能成為一家人的兩個男人來說，這場遙遠且過去的戰役，隱隱約約在我們內心深處產生迴響。」

黛西皺起眉頭。

我繼續說：「總之，外公看的入迷，一邊喃喃自語。我台語聽懂一點點，隨著影片大概又多猜到一些。我就用國語且夾雜著發音不準的台語，簡單的討論。我本來就對亞洲的戰史有興趣，談論一些戰術與政治影響的問題，於是兩個人就這樣，雖然不一定真的聽懂對方說什麼，但就這樣搭起話來。」

「結果是因為聊戰爭啊。」黛西自言自語般地说。

聽到這句話，我先停下來。在她還沒察覺異樣之前，我們點的菜剛好端了上來。

「Cám ơn chị。」黛西說。只見服務生一臉尷尬，擠出個禮貌微笑離開。

黛西看我也笑了，問我：「我說錯了嗎？」

「『cám ơn』是謝謝的意思，『cám ơn chị』對象是女人，應該對剛剛那位男服務生說『cám ơn anh』才對。」

黛西這回真的笑了，說：「早知道直接說Thank you，不然說Merci也一定會懂。」

興致一來，黛西也不再板著臉了。她拿起手機，打開濾鏡app對食物拍照。她不顧他人眼光，將三盤菜擺好，墊著腳站起來俯拍。拍完菜之後，她轉成螢幕鏡頭，將手伸得遠遠的想要自拍。她看來有些不滿意，於是我跟她要了手機。

「要拍好喔，臉要這個角度，菜都要拍進去。喔對，還有背後牆上彩繪也要拍到。」

拿起黛西的手機，因為螢幕鏡頭的緣故，首先看到的，是我塞滿整個畫面的、美膚程式濾鏡過的臉。我點下螢幕，鏡頭轉換，出現黛西的笑臉。我同時看著螢幕與眼前的黛西，雙手如花狀展開朝向餐盤，她笑顏綻放，甚至有些過頭了。我知道她不是對著我笑，而是鏡頭，是對著社群網站上我不知道多少的觀看者。我趕緊拍下照片，定格。

這影像留駐我腦海裡。

我們愉快地吃著，一邊比較在台灣、美國以及這間餐廳的料理差異。我提醒她，這間餐廳或許還是以符合觀光客口味為主，事實上味道這件事情是非常文化與歷史的。越南的北中南地區的料理特色也不盡相同。

桌上的生春捲與炸春捲是我們熟悉的。碎米飯則是黛西第一次吃。她配著豬肉、青菜大口地吃。我一面跟她說明，碎米飯是越南一般的家常菜。

「碎米的碎，原來是瑕疵，在搬運過程或存放時壓碎了。越南是個盛產米的國度，同時相當重視食物。他們這些『破碎』。大小不一的米，比完整的米更好煮，也更好消化。」

破碎與重組。我將話配著烤豬肉吞了下去。

我品嚐了味道後，繼續說：「然後，這些配菜，半熟荷包蛋、小黃瓜、烤豬肉、豬肉絲。這些都是長期的演變中，不同來源的味道相互組合，最後產生的。」

「對了。我同學Maggie的父母就是越南移民，我到過他們家一次。我記得我們那天其實是吃烤雞還有沙拉，對啦，還有煮米。我不太確定那是不是碎米，應該不是，不過那袋米是他們在越南超市買的。」

我微笑地要黛西先吃，加點了一杯椰子水給她。

我整理了思緒。像是二十多年前在準岳父的家裡的那頓晚餐，有些呼之欲出卻吞下的話，一直慢慢地內心裡消化著。

日俄戰爭促成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，成立了由農民與工人組成的蘇維埃，這場革命亦是列寧所說的「1917年十月革命的總演習」。共產革命的成功，成了許多反抗西方殖民主義、帝國主義青年的典範。我的父親與祖父因為中共逃難到了台灣，艾莉絲的父親因為親戚加入台共而遭到國民黨槍決。我猜想，黛西的朋友Maggie的父母很可能是越戰後移民到美國的難民。二戰期間，日本先將法國殖民的力量瓦解，爾後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才有機會站上舞台。越法戰爭，南北越的界定，越戰，三十年間，這片土地無數的戰役與死者，死於故鄉者與死於異鄉者。

我當然不是想將這一切的後果歸因在日俄戰爭。事實上選擇從任何一個點去追溯前因後果，都會如此千絲萬縷地牽連。無論願不願意，我們都受到歷史的波及。

黛西吃飽了，滿足地喝著椰子汁一面滑手機，我幫她把剩下的部分吃完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想明白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。我對她說：「不急，我們再坐一會，慢慢消化。」

4.

離開餐廳，黛西跟在我斜後方，兩個人不緩亦不急地在街上走著。在我們台北住處如此，在艾莉絲台南老家亦如此。或是我們旅行過的城市，如巴黎、倫敦、紐約、馬尼拉、東京，只要在城市逗留，我便習慣帶著艾莉絲與她徒步走在街道上。

她走走看看，半仰著臉，吸聞異鄉的空氣。這是她從小每到一個新的地方的習慣。因為過敏體質，有時做完這個動作，會忍不住打噴嚏。我們冰冷的關係在炎熱的南方都市稍微冰釋，不過還沒到能夠彼此靠近的狀態。

黛西像是個精靈，任由味道、聲音與光影吸引。若她不開口，就讓她隨著感覺走。我認為，黛西並不像師長所說的迷途。因為如此意味著存在著某些條正確的道路，這無疑是一種傲慢。

就像此刻，我們走的每個街道，在過往都是法文名字。在這些街道最初開闢、命名之際，也是我的祖先們正是最早在上頭活動的一批人。

1858年，法軍登陸峴港。翌年，法國的勢力從湄公河三角洲為起始，建立起交趾支那，發展起遠東的殖民事業。但軍事征服與殖民地經營畢竟不是同一回事。法國人發現，以武力征服一個地區後，造成了破壞，是永無終止的問題。他們不僅得要接手重建摧毀的地方建設，也需要補足因戰爭流亡、死亡或飢荒而大量流失的勞動力。征服，不僅改變了這裡的政治經濟結構，也意味著權力的真空。法國人不願任用舊有阮王朝的文官，然而光靠軍人，是無法管理整個語言與文化差異甚大的土地與人民的。為了有效控制與開發，法國軍官在堤岸市大量招募中國商人，借用他們與當地的關係，以及海內外貿易的經驗。殖民當地開始在這個受戰火蹂躪的荒蕪之地開闢運河，建設道路，蓋樓房，很快地將這距離堤岸市不到十公里的地方，打造成商業與政治中心。西貢，東方的巴黎。

我的祖先，大約在1870到1880年左右，憑著特殊的嗅覺，帶著一大群人，從北方跨越千里移民到南方的邊陲，從極寒凍霜之處前赴極暑的瘴癘之地。

就我能考證的部分得知，當時我們這個家系有兩個兄弟，幾代下來，因為掌有大量的土地與擅長買賣而致富，並在津京一帶與達官貴人往來密切。不過到了他們這代，世代養成的揮霍且好賭的習性，使得家產到了他們手上已經所剩無幾。儘管他們在還有土地，不過經過太平天國、回亂、捻亂等連年的大小動亂，加上不時的饑荒與黃河水患，許多農地遭到破壞與打劫，村莊覆滅，農人與工人離散，成為無人也無法管理的地帶。他們兄弟倆感受到清廷統治已經搖搖欲墜，同時注意到洋人以水軍的武力強行叩關，要求開放通商，勢不可擋。若不趁早與外國勢力結盟，遲早會落得家道中落。

他們商量好平分家產，一個往南，一個往北。如果哪一方發展更好，再帶著家族一起遷徙。

北方的武老爺趁著清廷在吉林開放招墾，募集了大量的移工，在一整片未經開發的土地上開闢農田。他們扮演的，就是朝廷與移民之間的中介。滿人願意開放他們保護許久的東北，除了緩和人口與糧食的壓力，減輕地方的反抗之外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俄國與日本都覬覦著滿洲的緣故。在清帝國的統治系統從各個邊陲之地開始瓦解之際，他們試圖殖墾人口，加強管控的力道。這大概也是這個家族世代以來累積的直覺，只要需要人流動的地方，就有利可圖。在十九世紀末的滿洲，在各方勢力的衝突拉扯下，成為左右歷史的關鍵地帶。北方這系的家族倒是一直趁勢壯大，選對了合作對象，直到共產黨翻轉了整片土地為止。

南方的文老爺，也就是我這一脈的家系，則到了越南。過往的越南的華人移民，多是來自中國南方，他則是趁著法國殖民當局的需求進佔了先機。文老爺雖然外貌清秀，擅長讀書，做起事業來，與他的哥哥一樣果斷，甚至更為躁進。只不過，我們族裔裡血液裡好賭的性格，由他完美的繼承下來。據聞，當初兩人會分家，其中之一的原因，乃在於擔憂他個性當中孤注一擲的衝動。他在少年時，曾與當家對賭全部的身家，意思是，連所有的祖產一併放上了賭桌。幸好那時他的父親與哥哥接獲消息，帶上人馬硬是把他從賭場架了出來，並發送銀兩賠罪。為了不讓他敗盡家產，他們選擇允許他吸食鴉片。原先是為了斷絕他毒癮，用另外一種癮來代替。且寧願他因為鴉片而喪志，也不要他重返賭場，以他們的家產，當個廢人總比一擲千金強。意外地，文老爺生來體弱，服了鴉片之後，竟未如其他癮君子一樣精神頹喪、形容枯槁，反倒情緒亢奮，充滿幹勁。他不僅戒賭，對於鴉片也未上癮，僅僅在興致來臨時，命下人準備煙膏，半枕在鴉片椅上，閉著眼思考。不久後，文老爺開始親自了解鴉片生意。《天津條約》後，不僅鴉片可以合法輸入，傳教士與商人也因港口開放而得以通商與傳教。經過一番研究，文老爺判斷，英國人在印度的鴉片事業已經發展蓬勃，頂多在內陸做中盤生意。但若是前往南方，與法國人合作，可以從源頭直接掌控罌粟種植。

文老爺帶著家眷、分得的家產以及一群衷心的僕役與招募的勞工來到交趾支那。他迅速打通了關係，尤其找上了早先一步建立官商與地方網絡的華商班合。在後者的指引下，順利從殖民當局那取得土地與開發許可，同時開闢農地種植稻米與鴉片，亦投資了都市水利建設。尤其他看上了港埠周遭的潛力，先從通往內陸的中小型船隻開始，慢慢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船隊。另外，他早早打聽好法國人建立連接中國南方與中南半島鐵路的意圖，計畫好將事業與交通網結合。

如果北方的武老爺是個憑意志，穩扎穩打積累財富的實業家。那麼，南方的文老爺就是個憑敏銳直覺，抓準時機伸長觸手的資產家。武老爺目的在積蓄，文老爺則熱愛流動。對他而言，越流動越精彩，他絲毫不擔憂錢財從手中流走；武老爺在北方打造了自家人為主的農莊，扎根在土地上，並由年輕的農工組織防衛，不讓盜匪輕易打劫（他們的組織，甚至在往後抗日都發揮起作用）；文老爺則善用合作，他不吝於花錢，讓殖民官的軍隊與警力庇護。他不獨佔利益，反倒樂愛分享、讓利。譬如他沒有如預想的經營鴉片種植與買賣，他選擇不去爭這個商機最大、給殖民地帶來最多稅收的事業。文老爺看準的是人的經營。他從自己帶來的人手開始，提供人力給需要勞動力的地方，很快的吸收南下的中國人以及南洋一代漂泊謀生的便宜勞工。換言之，文老爺不去搶別人的事業，而是支援他們短缺的勞力。他派出的人的速度又快效率又好，同時他懂得趁勢談判，為他做事的人要不跟隨他，要不怕他。畢竟惹了他，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帶很難混下去。想結夥叛逃者，不必等到文老爺出手，他的手下彼此通風報信，就會有人收拾了。有許多時候，因為文老爺做事可靠，又不會從中撈油水，讓經營者省了不少事，索性就將事業交給他處理，輕鬆的獲益。久了以後，當他們不想做了，又會把這些事業轉賣給文老爺。

他注意的是人，不僅看到需求人的部分，也注意到人的需求。

初期在交趾支那的法國軍人、官員與傳教士，清一色都是男性。留在此地工作或招募而來的工人與農人亦多是單身男子。他猜想殖民官與大商人會擔憂底年輕男性滯留在熱帶南方感到鬱悶，於是投資開設賭場的遊樂場所。此舉不僅讓年輕男子工作之餘有了去處，將口袋裡的錢換取快慰，也讓中南半島南端之都添增了生氣。文老爺這時早已不賭了，經營賭場的樂趣更多。他以過來人的經驗，不讓賭場一次把肥羊的皮扒光，某些程度上，他甚至在這種賺不賠的位置上，讓些利益

給賭客們。他知道，他們的勞動力比表面投下的賭注還要珍貴，不能夠殺雞取卵。何況，有贏錢的機會，給予他們有發財翻身的夢想，比較不會鋌而走險。文老爺在此隱隱約約掌握了某種規則。他比同代的中國人更早理解到資本的力量。只是，他同時知道自己成功的僥倖成分。他以自身的經驗去理解，資本主義（他甚至不知道這個詞）的宰制者與被宰制者，就像是賭場的莊家與賭客的關係。

他遙想未來，認為這不對等的關係，要花上好幾個世代的才能真正翻轉。畢竟是他一個人的空想，想法依然單純。他打從心裡認為，要有足夠的人，足夠的工作者，拼命的勞動、開發，然後融入體制，自然有一天會翻轉。

因著他的個人信念，以及他敏銳的商業嗅覺，文老爺買賣勞工之外，也買賣起女子。他從當地或中國沿海的農村、漁村，以極為便宜的價格買下貧苦人家的女兒。經由他仲介，有些做起了洗衣、餐廳、女工等低價勞務，某些聽話聰明且長得好看的則當了白人府邸的女僕，而有些則進了妓女戶。

我隨著並看著黛西身後，想著那些無名的少女或女孩，大約是相當的年紀，甚至更小。

她們遠離家人，更多時候是被家人出賣，她們以身體謀生，她們的青春猶如一開苞就被強摘下的花朵，迅速消逝在這魔幻般拔起的城市。她們的身體通常發育的特別早，且容易受孕。無名的少女們無助地生下父不詳的嬰兒，這些孩子們，不是夭折，就是賣掉，複製她們的命運。這些少女們當中，幸運一點的，會遇上好的雇主，他們會幫她們安排較好的婚事，有些可能嫁給殖民官、軍官或商人。這些人多半是年紀偏大或喪偶，或是在法國已有家室。無論如何，不管是續絃或是成為情婦，或是登上了交際花的位置，她們不僅個人的際遇較好，她們所生下的混血小孩，會有著外國的姓氏，被法國的家庭養育著。他們會受著歐洲的教育，吸取歐洲的文化。如果這些他無法預料命運的孩子，夠幸運的話，甚至能夠繼承這些歐洲人的家產。

不過，文老爺眼中所謂的幸運，如今以我這後代的眼光看來，心裡難免五味雜陳。這些中國移民者的不幸，交趾支那當地人民承受的苦難，究竟該如何歸咎在文老爺以及他的家族這類的殖民合作者身上？要站在批判與反省的角度固然必要，不過想真正的理解他當時的心理，所做的決定與影響，以及要如何以我的當代意識去回應，才是我最困擾的問題。

過去我一直苦惱著自己的立足點，既不想忘記自己族裔雖然不是侵略者，但仍然是與殖民者合作的壓迫者的事實。另一方面，又不想站在事不干己的高度，藉由批判的姿態，反倒取得某種道德優越感。

但現在我找到了。在經歷過事件，儘管在大歷史中微不足道，卻是我這幾十年來極為重要的危機後，我有了回應這問題的基礎點：我該對著黛西回應過去的這一切，試著用我的方式，對她訴說這些故事。

黛西依舊像跳在湖面上的精靈般，走在她祖先曾參與過建設，有過不同名字的街道上。隨著她的身影延伸的視角，我的目光預先鎖定某個建築。我的雙眼像是架好的相機鏡頭，等待著黛西躍進場景。我在她回頭對我說話之前，已經猜想到她的反應：

「爸，這間教堂的顏色好漂亮，幫我拍張照！」

黛西對著我笑。此刻我還沒拿起相機。時光彷彿變慢。我緩緩地，在人潮熙攘的胡志明市街頭舉起鏡頭，在單眼相機的視窗放在我眼前的數秒間，我當作黛西的笑容是給我的。

我先用單眼相機幫黛西與粉紅色的教堂拍了幾張照片，接著用黛西的手機裡的濾鏡app拍了幾張照片。她像個精緻的玩偶般對著鏡頭擺出各種姿態與神情。過去我曾經認為這是某種主體性的剝奪，讓自己薄切成某種洋娃娃屋的擺設，放在虛擬的社交空間裡，任人瀏覽、點讚。可是我隱隱感覺到，至少對於現在的黛西來說，這是某種療癒的方式。她在一張一張的照片間切換表情，專注在每個快門捕捉的百分之一秒的閃現形象。我內心有種奇怪而簡單的結論：越是碎裂則越完整；越是表面則越深沉；越是短暫則越綿延。

微小的奇蹟不僅在我們之間這幾公尺遠的拍攝距離與快門時光發生。這座吸引大量觀光客的粉紅色教堂，竟在我們走近之時，一大批遊客恰好離去，而另一批人潮恰在我們身後。就在這幾十

秒間，黛西轉身對我笑著擺出姿勢時，她與背景的大教堂的視野內一個人也沒有。這群彼此素不相識的旅人，不知道如何受到我們的氣氛影響，竟靜靜地等著我們拍照。雖然只是數十秒的時間，可是卻靜謐地不可思議，身旁的車輛彷彿隔著一道無形的牆，聲音變得模糊不可分辨。我感到四周的人們也沈浸在相同的氛圍，以觀看的心情，等著我們這對父女拍完照。

我專心且有效率地拍著，黛西則默契地，在我按下快門間的空檔變換姿勢。我一邊看著觀景窗或手機螢幕，一面出神地看著黛西忘我的模樣。

然後，四周蠢動，在黛西鬆懈了姿態的同時，人潮不間斷地湧入我們之間，險些把我們沖散。我在黛西即將被人潮淹沒之時抓住了她的手。我緊緊握住她冰涼的手，緩緩拉近，逆行著人群走向街道。

我已多年未牽黛西的手走路。也許兩三年，或是更久，我不知道。不是時間長短的問題，而是某種「久違了」的感覺突如其來。我想握得更緊，但又怕弄痛了她。

我瞥見黛西臉色紅潤，額頭微微冒著汗，看樣子是累了。當我們稍微走遠一點，她停下腳步，回頭看著教堂說：

「我們這樣好像小時候去迪士尼樂園喔。我小時候都吵著想要住在粉紅色的城堡裡。」

「是啊，吵著不想回去。倒是後來帶妳去Loire看那些城堡時，妳老喊無聊。」

「那是不一樣的東西啊。不過現在我可能又會稍微懂得欣賞了。」

「不過，這可是貨真價實的教堂，不是迪士尼的公主城堡。」

「別把我當小孩。」

黛西噘著嘴說。

「對了，妳會累嗎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「我倒是累了。時差還沒調好。反正我們這回沒有任何壓力，想玩多久就多久。」

「爸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我還滿喜歡這裡的。」

「真的啊？喜歡就好，妳放鬆就好，連出來玩都不要有壓力。」

黛西看著微笑的我。

「爸，你不用刻意陪我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

「但也不要離開我身邊。」

我輕輕握了一下她的手，說：「不會的。絕對不會。」

「我想說的是，爸，你可以帶我去啊。你不是為了處理越南故事，搜集了很多資料？你可以帶我去那些地方。」

「是啊，但不一定要這次。妳有興趣的話，我慢慢告訴妳。」

「我想聽關於你的越南故事。認真的。」

「嚴格說來，是我們的故事。那我們再散個步，順道回旅館。」

我將眼光看向遠處，我知道黛西懂。

我們放慢步伐，這回由我帶路。

5.

沿著Hai Bà Trưng路下行，我跟黛西一面解釋這條路的名字的相關傳說。相傳中國東漢朝代，派來治理交趾的太守蘇定對當地橫徵暴斂。當太守將徵側的丈夫將軍詩守處死後，徵側憤而與其妹徵貳帶領雒越族人揭竿而起，聯合其他族群報仇，一舉攻下六十五座縣城，徵側則短暫稱王。

黛西問：「然後呢？」

「東漢派了名將馬援以正規軍隊鎮壓了。就是那個『老當益壯』與『馬革裹屍』的那位將軍。後來有很多說法，中、越兩方各有不同的觀點與說法。不過大抵上，這是越南史上首次的獨立反抗戰爭，是越南的民族英雄。」

「還是女性。」黛西說完，低頭在手機搜尋幾筆相關資料。

她一面搜尋，思索。我一面補充，在法國殖民時期，這條路叫Paul Blancy。Paul Blancy是第一任的西貢市長，卸任後亦成為殖民會的主席。我跟黛西解釋，這兩種命名方式，顯現了殖民統治與獨立建國的邏輯根本差異。

「名字是很重要的。」我說。

「也許吧。只是用官員的名字命名，挺無趣的。」

我表示同意，。為了讓黛西多點趣味，我補充了一點八卦：

「不過，Paul Blancy的外曾孫，也就是他外孫女的兒子，是一位知名的攝影師Gilles Larrain。他的作品妳應該感興趣。他最出名的攝影集之一是捕捉傑出的奇裝異服、跨性別者的相片。我曾看過他一些攝影，模特兒的眼神會讓人入迷。評論家說他『擅長捕捉人物靈魂的風景』。」

「靈魂的風景。」黛西重複了一次。

我不願多想黛西靈魂的風景的事。我答應她不問的。

路途比我預想的遠。我問黛西累不累，她說累一點也好，等下回旅館洗完澡，可以一覺到天亮。我提議回程在旅館附近的大賣場買點現成的食物，晚餐就不特別安排了。黛西說好，似乎讚許我的決定。

我們轉入阮文平街。黛西看見兩側的書店、咖啡廳宛如歐洲街道，腳步又輕快起來。她像蝴蝶一般，好奇地以之字形地前進。她喜歡書，喜歡紙頁的味道，尤其是舊書。我們每回旅行經過舊書店，或是跳蚤市場，我總是不自主地流連其中。許多時候，艾莉絲相當氣惱我的偏執，不理解我的陶醉，想要丟棄我撿拾回來的舊物、剪報，或是不知身世的老照片。她會甩頭離開，把我一個人扔在原地。但往往她會在離去之後沒幾步折回來，因為她發現黛西與我一樣，被各種充滿年代的事物迷住。從她還是不折不扣的小女孩開始，她就喜歡這些。就像她從小央求我說故事，最喜歡聽的，往往不是童話故事。她總是以童稚的聲音說：「我要聽我出生以前的事。」

曾幾何時，我們不再共享這睡前時光。我以為是她長大了。不過，看著她自然地，在新書店與舊書攤之間，選擇了後者，我感覺這個判斷是自己輕忽了。

我們一共逗留了半小時，黛西才從我身後出現。

「今天太累了，這幾天我們再來看好了。」黛西說。

「妳喜歡這裡嗎？」

「超喜歡。」

「很有歐洲感吧。」

「對啊，很像巴黎Saint-Michel的徒步區。」

「不過那邊除了Gibert Josephe書店外，都是吃的，而且不好吃。」

「也是。但這邊真的不錯，我可以待上一整天。」

「那再帶妳來。我覺得這裡的文化感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刻意模仿。這座城市，偶然遇到這樣的角落，是很愉快的事。」

話還沒說完，黛西就看到前方的西貢聖母大教堂。她指著教堂說：

「這座教堂也好漂亮。」

「對啊。我們看完這個就折回旅館。剛剛那座是粉紅教堂，這座教堂暱稱則是紅教堂。上頭的紅磚是法國運來的，妳看，這麼多年了，都沒有褪色。」

「對面黃色的建築是郵局嗎？」

「中央郵局，是越南第一座現代郵局。妳應該注意到了，建築是典型歐洲十九世紀後半的樣式，不過這檸檬黃的外觀，儘管在歐洲也有。但是放在這裡，頗有當地的色彩。很越南的顏色。」

「色彩怎麼會屬於誰的呢。」黛西說。

見黛西沒有想與建築合照的意思，於是眼神示意離去。不過黛西仍然拿著手機對著教堂與郵局，以及書街一隅拍了幾張照片。

我估算著路程，回去旅館還要再走上半小時。

詢問了黛西的意思，她則說：「要走可以，我去麥當勞買個霜淇淋再上路。」

黛西的左手將白色的霜淇淋舉向天，對著聖母大教堂的正中間。右手則俐落地舉起手機，螢幕的畫面裡，是白色的霜淇淋尖，剛好置於教堂的兩個尖塔中間，成為第三座尖塔，背景則是午後的藍天。

黛西舔著冰淇淋，小心不讓融化的冰滴在洋裝上。走了一小段路，直到看不到教堂與郵局，觀光客也少了一些，街景回到胡志明市的日常。

我們沿著南圻起義路（Nam kỳ khởi nghĩa），在整排行道樹的陰影徐行。

黛西問：「你以前是不是說過，阿祖是天主教徒，也曾出錢在越南蓋教堂？」

我笑了一下，回答：

「我慢慢講。對妳而言，的確太多代之前的事了。」

「就像剛剛說的Paul Blanche跟他的攝影師外孫。」

「Gilles Larrain是曾外孫。」黛西吐舌。我繼續說：

「妳的阿祖，也就是我的阿公，的確有短暫的成為天主教徒過。可能不是在越南長大的時候信教的，我猜是留學巴黎的時候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那蓋教堂的是誰？那個叫文老爺的？」

「對。是更上一代，沒想到妳還記得文老爺。妳有興趣我再慢慢跟妳說，或有些資料可以給妳。不過簡單來說，文老爺雖然出錢甚至出人蓋了教堂，但他本身不信這個。這樣說也不太對，事實上他也沒有不信。他比較像是什麼都可以信，對於各種宗教的神，他都可以信。當時來說也有許多的移民與信仰，他都不會排斥，會去資助一些宗教儀式、供品等。譬如他也在堤岸市出資修繕觀音廟。妳想像成台灣一些有錢人蓋廟、捐款之類的心態。是對地方社會產生影響力。不過，會去蓋教堂，也有跟政府與傳教士們打好關係的考量，是比較政治的理由。另外是他底下的工人或農民，信了天主教好像也比較文明的感覺，有些甚至就學會了一點法語。不只法語，那個時候法國殖民政府希望減少漢字文化的影響力，透過教會，也可以讓他們用羅馬拼音書寫越南文，這些對溝通與管理都有幫助的。」

「啊，歷史老師好像說過類似的。」

「我猜老師說的是新港語聖經吧。概念上不太一樣。這個我們之後再談。我想講的是，文老爺在我剛剛講的理由之外，也有近乎於宗教的理由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他覺得自己有罪。不是法律的那種。畢竟他選擇站在殖民合作者那邊，又與當地人建立良好關係。不僅不會犯法，甚至可以說是個善人吧。不過，不確定是不是跟法國教會接觸多了，加上他對西方文化很有興趣，他似乎覺得自己有『罪』。」

「這裡的罪是天主教的意思嗎？他做了什麼啊？」

「妳說對了，他的確被影響。據聞他進去告解室幾回，他的僕人就在教堂外面等。剛開始僕人們嚇壞了，以為文老爺犯了什麼法，是去那邊投案的。好像還鬧了點笑話。害怕文老爺真出事了。後來文老爺跟他們解釋。他們不一定懂得當中的差異，但至少知道文老爺不會被押進牢裡。後來以訛傳訛，那些僕役或工人彼此有衝突，像是當中有偷竊、傷害的問題，甚至有通姦問題時，他

們害怕警察不分是非的打人，以為教堂能夠處理，而且可以像文老爺一樣不會被重罰，竟然帶到教堂，希望由神父裁決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」

「不一定是真的。畢竟後代傳下來的說法，有時也會把前代的人說得誇張一些。」

「你還沒說完，文老爺做了什麼事，才想去告解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許多吧。他的勞工，也有逃跑被抓回來的，也有水土不服病死的，有密謀反抗被文老爺聘請的私人武力打死的。或是經營、投資賭場，賣鴉片。還有，經營妓院，那些女孩子，年紀可能比妳還小。」

黛西小聲「哇」了一下，沒有接話。她低頭沉思，腳步緩了一些。

我打算慢慢進入重點：「雖然文老爺或許有罪的意識，不過核心還是相當東方式的。說白一點，是報應的概念。」

「怎樣的報應？」

我停下腳步。黛西從我身後擦肩，越過我一步後才回頭。

我們停在一間中學外的圍牆，離飯店還有兩三百公尺。

「爸？」

我與疑惑的黛西面對面，說：

「文老爺生不出兒子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他娶了三個太太，應該還有小妾。不過他一共也只生了兩個女兒。似乎曾經也有過兩個兒子，不過都不到一歲就夭折了。他家大業大，然而年近六十，膝下無子無孫，倒是他底下的那些人，孩子一個接著一個。他漸漸覺得，這是不是他遭受的報應。」

「不是啊。如果文老爺沒有兒子，那麼我們是他女兒的後代嗎？是我的曾，不對，曾曾外公？」

「不是，名義上他還是我的曾祖父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記得去了北方的武老爺嗎？他將他最小的男孫過給了文老爺。」

黛西看著我，眼睛轉了一圈，說：

「好吧，我大概懂了。反正武老爺跟文老爺是親生兄弟，所以基本上還是同一個血脈。」

「但不只這樣。」我小聲地說，最後幾個字，連我也不確定是否真的有說出口。

黛西露出困惑的表情。見我沒繼續說話，她以為話題結束，準備繼續走。

我有種強烈的慾望，想要說得更多。想一口氣把所有的故事，如洪水般傾瀉而出。過去的故事與我長年的想像交會在此。在我與黛西面對面相隔一步的空間，出現一股渦流。只因為眼前的是黛西，不是艾莉絲或其他人。只因眼前是剛經歷過這些事情的黛西，而不是其他時候。

我險些站立不住，在失去平衡之前，黛西抓住我的手，輕跳一步來到我身邊。

她還小的時候，喜歡散步時幻想地面有裂縫，再用芭蕾舞跳的方式越過。她會放開我的手，在我手心還留著她的手的觸感時，飛躍出去，揚起頭髮與衣角，然後她會轉身隔著一步，看著地上想像的裂縫，對我得意一笑。她沒有失敗過。永遠不會。我從黛西很小的時候，就一直練習放手，忍受著她跌倒痛哭。譬如學習腳踏車時摔倒無數次終於學會的那個下午。我看著她騎著小腳踏車飛揚的頭髮與笑容，心內卻惦掛著她膝蓋上的擦傷。我教育自己，獨生女若是注定多少孤獨的，作為成長路上陪伴者，更不能緊抓著她。我不想干預黛西的人生，重蹈祖父那輩的遺憾。然而，黛西發生的那件事，我能夠說我沒有責任嗎？我沒有保護好她，這是事實。感情路上的摔跤，並不是腳踏車跌倒那麼簡單，何況她是如此的年輕。我不得不面對自己當初的僥倖，以為她還小，以為少女的情感只是幻想而不會有冒險的成分。我竟是一名賭徒，賭的是黛西的性格，遺傳到的是家族務實的那一面，還是冒險的那一面？

不過，這回她抓著我的手，跳回我的身旁。這個舉動無疑拯救了我。

「爸？」

「沒事，飯店就在前面，我們今天就先回去，早點休息。」

「本來就是啊，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你停在這裡。這是學校？」

「對。接下來再看看有沒有機會進去看看。這間黎貴惇高級中學，法國殖民時期叫做 Chasseloup-Laubat 中學。這是一位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海軍與殖民部長，是在他任內積極推動的殖民政策，法國對這塊海外殖民地的態度變得積極起來。這間學校當時就是以他為名。」

「所以你想在這裡搜集關於殖民的資料嗎？」

「倒不是。」

我們沿著學校的圍牆走，一面朝向飯店。

「我想找的，是一段有關愛情的記憶。」

黛西笑出聲，連帶著我也笑了。

「從你嘴巴說出來太好笑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她放聲再多笑了一陣，才繼續問我：

「好，講半天是你跟媽的故事？那你帶我來幹嘛？快把媽從台灣帶回來啊。」

「別挖苦我了。這不是我的故事，是我阿公的故事，是妳的阿祖的故事。」

「就是剛剛你說的，不是文老爺親生的，從北方的武老爺的孫子收養來的那位？」

「對。不過這故事非常的長。我慢慢跟妳說。但在此之前，關於他的出生，本身就牽扯一段愛情故事。」

黛西誇張的「哇」了一聲，張大眼睛看我。

「妳知道童養媳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他們天津的家裏，從小就有個童養媳在家裏，幫忙處理家務、陪讀書、陪玩，也準備當武老爺的媳婦。可是年齡上文老爺跟這位童養媳冬梅較為接近，大家從小玩在一塊，感情也很好。武老爺因為是長子，個性木訥、正經，甚至有點嚴厲。文老爺雖然輕浮，但很會討女孩子歡心。長輩們原來不以為意，卻有天出事了。文老爺跟父母要求將冬梅許配給他，父母當然不允，兩個人居然當晚就私奔了。」

我瞥了一下黛西的表情，繼續說：

「當然，他們家大業大，兩個人一下就被逮了回來。文老爺被軟禁在房間，冬梅則被毒打了一頓。武老爺方面怎麼想的沒人知道，但他什麼話也沒說。不過，過了不久，武老爺按原定計畫娶了冬梅。文老爺就是那時候開始流連於賭場與妓院的。」

黛西說：「這也難怪啊。可是這樣對文老爺來說，整天看著哥哥與愛人在一起，不是很痛苦嗎？應該連武老爺與冬梅都是痛苦的。」

「所以我猜想，這也是他們後來選擇分家的原因。」

「非常合理，我覺得這才是主要原因。文老爺會這麼努力賺錢，恐怕也是為了這段感情。好難過啊這段愛情。」

我微笑看著黛西抒發完意見，才接著說：

「這段愛情確實令人難過。冬梅到了北方，身體一直不適應，當時又有身孕。悲慘的是，他替武老爺生了一個兒子後不久，就過世了。」

黛西思不說話。飯店就在馬路另一端。

「幸好這個兒子，身體雖然虛弱，但是總算健康長大了。武老爺待他的方式有點微妙，也許是因為他會讓武老爺想到死去的妻子。不過也有另一個說法。」

「啊？該不會是他其實是文老爺與冬梅生的兒子？」

我為黛西的敏銳感到震驚，仍強裝鎮定的說：

「對，家族中有這樣的猜測。總之，後來武老爺續絃，幫他生了幾個兒子。冬梅的兒子雖然是長子，不過體質虛弱，不太有當家的樣子。幸好他為人安分，在這家裡還有點地位。關於他的事，我們這邊知道的也不多。分家之後，兩家還是會互相拜訪，尤其許多北方的親戚後來也到了南方發展。或南方的親戚，賺到了錢之後前往東北投資。來來往往，總是有人說，這個孩子，跟文老爺生得真像。」

「那他們之間有接觸嗎？」

「有的。說來奇妙。冬梅的事、分家，以及冬梅的猝逝，造成兄弟們之間的裂痕。但似乎就是這錦順，讓武老爺即使心有芥蒂，卻還是感念著亡妻的請託。文老爺每次造訪滿洲，都經常陪伴著孤獨的錦順遊玩。他會帶上許多外國的禮物，以及熱帶的水果給他品嚐。我不太好解釋，不過看在武老爺眼裡，文老爺與錦順的互動，反倒修補了兄弟之間的齟齬。」

「我想是彌補某種遺憾。」

我們一面走進飯店大廳一面講，我們陷入這段故事的情境，對於周遭的環境毫不在意。我們不在此處。

「錦順婚後，一樣生不出孩子。等待幾年後，文老爺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，建議夫妻住上幾個月，到炎熱的地方，說不定體質改善，就會懷上孩子。」

「所以懷上了？」

「是啊。也順利生下了。」

「那怎麼會過繼給文老爺呢？」

刷開旅館門，插上卡片，調整了空調。黛西脫了鞋，跳上了沙發。

我站在玄關處，打開客廳的燈。

「1910年，東北發生很嚴重的鼠疫。妳現在很難想像有場傳染病會一下奪走這麼多條人命。錦順與他的妻子，都在這場瘟疫中過世，那年，他們的兒子剛滿十歲。」

我沉默而不多解釋。故事既到了結局，就不需要說更多了。

突然間，我與黛西之間又多了一個距離。可是不一樣的是，這回，我感覺我能夠靠近。黛西在等我靠近。

「爸，外面亮了一整天，先把燈關了吧。我想休息一下，從冰箱拿個可樂來喝好不好？」

我關了燈，從冰箱開了一瓶可樂，分裝在兩個玻璃杯裡，各加了兩顆冰塊。

我將窗簾拉開一小角，讓斜日的陽光在地毯上打出一個不等邊三角形。

我們靜靜地喝著可樂，有一兩回，我們同時打著嗝。

7.

作了一場悲傷的夢，感覺比一輩子還長。我哭嚎著醒來。醒來時，我還記得那哭嚎聲，竟不像自己的聲音，像是另一個靈魂藏在我體內。會這樣想，乃是這場夢會如此難醒，醒得如此掙扎而疲憊，是由於這不是我的夢的緣故。是那個陌生人的夢，也是那個陌生人的哭嚎。儘管如此，醒來之後，身心的撕裂感還是讓我痛苦萬分。可我也怪不了誰，畢竟那可能也是我。或者該這樣說：無論做這個夢的人是誰，這場夢給予我心靈的衝擊，以及醒後猶如給人毆打過的悶痛感與無力感，無疑是「我該承受的」。

事件發生以來，不，好幾年以來，我感到麻木，對生活充滿倦怠。關於週遭的一切以及自己，感到漠不關心。諷刺的是，我竟然清楚意識到這件事。像是恐怖電影，讓我眼睜睜地，卻毫不掙扎也不感到痛的，看著血液慢慢流光，甚至看著身體被肢解，器官被摘去。

夢醒後很快就消散，我勉強抓住了一點印象，閉著眼、維持不動在太妃椅上，像普魯斯特被瑪德蓮與椴花茶刺激出的強烈記憶感受時的模樣。我學著普魯斯特，不去刻意緊握感受，而是放鬆，將思緒單純。於是，一股強烈的情感隨之而來，幾乎將我意識吞沒。我感到內心被用力的撕扯，扯下的是我最珍貴，最痛惜的部分。我失落了。

我突然無比想念艾莉絲。另外，我相當的渴，喉嚨乾到要裂開了。

瞄了一眼房間的電子鐘，時間鄰近八點。意思是，除非我睡了一整天，否則剛剛做了這場比一生還長的夢，實際上我只睡了不到兩小時。

黛西還在房間睡著。我將空調溫度拉高一些，替她蓋好被子。

我回想，剛才應該是一邊查看資料時不小心睡著了。

打開冰箱，發現有一罐西貢啤酒。我不假思索地打開瓶蓋，扭開瓶蓋的聲音以及氣泡冒出的聲音，稍稍撫慰了我躁動的神經。我看著夜幕中的胡志明市，大口地灌下一口啤酒。

我決定寫信給艾莉絲。